羅昭諫讒書題辭

余少讀羅公昭諫嚴陵釣臺遺刻蓋所著讒書之一者氣節凜然燁燁方冊間亦以未睹全書爲憾近紹徽學會公之遠孫雲叔來爲學正因得拜觀讒書及所賦詩大抵忿勢嫉邪舒泄胷中不平之蘊焉耳公晚唐節士　抱負卓犖遭時不偶受知吳越錢氏幙辟匡仕紀事中諫議大夫首勸調師勤王問罪朱溫以自固遇眞主納款歸疆終雖幾[illegible]其[illegible]明之素也唐宋僭僞紛起[illegible]夫朝者安食厚祿[illegible]然

無報容如公沉淪下僚氣節弗渝者幾何八吁士以氣節爲重而文辭特其餘事在昔憸邪輩豈無絺章繢句取媚一時而泯泯莫聞公氣節可敬可慕凡片言隻字皆足以傳世況其著書垂訓者乎新城楊令君舊嘗梓行久而失其板雲叔不忍廢隆割俸重刊亦可謂克承先志矣讀者當知公之氣節盡在是書而不可徒以其文辭例視之也大德六年仲秋後五日前進士東嘉黃眞輔德弼父書

吳越備史本傳

羅隱字昭諫新登縣人也祖知微福唐縣令父脩古應開元禮隱本名橫凡十上不中第遂更名初從事湖南歷淮潤皆不得意乃歸新登及來謁王懼不見納遂以所爲夏日詩標于卷末云一個禰衡容不得思量黃祖謾英雄之句王覽之大笑因加殊遇復命僞書辟之曰仲宣遠託婁荊州都緣亂世夫子辟爲魯司寇只爲故鄉隱曰是不可去　王初授鎮海節度時命沈崧草謝表盛言浙西繁富或以示隱隱曰今浙西兵火之餘日不

二字可省
否商ノ

此表入執政豈無意於要求邪乃請更之其畧曰天寒而麋鹿常游日暮而牛羊不下朝廷見之曰此羈隱詞也及爲賀昭宗更名表曰左則虞舜之全文右則姬昌之半字當時京師稱爲第一隱性不喜軍旅唯與丞相杜建徽善王初成西府命賓僚巡覽顧謂左右曰百步一敵樓足以言金湯之固隱徐曰敵樓不若內向及徐許之亂人皆以爲少一日隱寢疾王親臨撫問因題其壁云黃河信有澄清日後代應難繼此才隱起而續末句云門外旌旗屯虎豹壁間章句動風雷隱由是以紅紗覆其上其後果無文嗣隱累官錢唐縣令尋授鎮海軍掌書記曾度判官鹽鐵發運副使授著作上郎司勳郎中歷諫議大夫給事中賜金紫卒年七十七歲所著江南甲乙集淮海寓言及讒書後集並行於世初新登閶江常有二氣亘於江上晝夜不滅及隱洎丞相杜建徽生二氣不復見識者以爲文武秀氣焉

讒書

讒書者何江東羅生所著之書也生少時自道有言語及來京師七年寒餓相接殆不似尋常人丁亥年春正月取其所爲書詆之曰他人用是以爲榮而予用是以辱他人用是以富貴而予用是以困窮苟如是予之書乃自讒耳目曰讒書卷軸無多少編次無前後有可以讒者則讒之亦多言之一派也而今而後有誚予以譁自矜者則對曰不能學揚子雲寂寞以誑人

讒書卷第一

○風雨對　○蒙叟遺意
三帝所長　○秋蟲賦
解武丁夢　救夏商二帝
題神羊圖　伊尹有言
後雪賦　敘二狂生
吳宮遺事　本農
風雨對
風雨雪霜天地之權也山川藪澤鬼神之所伏也故風雨不時則歲有饑饉雪霜不時則人有疾病然後禱山川藪澤以致之則風雨雪霜果爲鬼神所有也明矣得非天之高不可以周理而寄之山川地之厚不可以自運而憑之鬼神苟祭祀不時則饑饉作報應不至則疾病生是鬼神用天地之權而風雨雪霜爲牛羊之本矣復何歲時爲復何人民爲是以大道不旁出懼其弄也大政不聞下懼其偷也夫欲何言

蒙叟遺意

上帝既剖混沌氏以支節爲山岳以腸胃爲江河一旦慮其掀然而興則下無生類矣於是孕銅鐵於山岳滓魚鹽於江河俾後人攻取之且將以苦混沌之靈而致其必不起也嗚呼混沌則不起矣而人力殫

焉

三帝所長

堯之時民樸不可語故堯捨其子而教之澤未周而堯落舜嗣堯理跡堯以化之澤既周而南狩丹與均果位於民間是化成於外者也夏后氏得帝位而百姓已偷遂教其子是由內而及外者也然化於外者以土階之卑茅茨之淺而聲響相接焉化於內者有宮室焉溝洫焉而威則日嚴矣是以土階之際萬民親宮室之後萬民畏

秋蟲賦 有序

秋蟲蜘蛛也致身網羅間實腹亦網羅間愚感其理有得喪因以言賦之曰

物之小兮迎網而斃物之大兮兼網而逝而網也者繩其小而不繩其大吾不知爾身之危兮腹之餒兮吁

解武丁夢

商之道削也武丁嗣之且懼祖宗所傳圮壞於我祈於人則無以焉質禱於家則不知天之歷數厥有左右民心不歸然後念胥靡之可升且欲致於非常而出於不測也乃用假夢徵象以活商命嗚呼歷數將

集作羅網

去也人心將解也說復安能維之者哉武丁以下民之畏天命也故設權以復之唯聖能神何夢之有

救夏商二帝

夏之癸商之辛雖童子婦人皆知其爲理矣然不知皆當其時則受其弊居其後則賴其名夫能極善惡之名皆教化之一端也善者俾人慕之惡者俾人懼之慕之者必俟其力有餘懼之者雖寢食不忘之也癸與辛所謂死其身以穴過者也極其名以橫惡者也故千載之後百王有聞其名者必縮項掩耳聞堯舜者必氣躍心跳慕之名與懼之名顯然矣而慕之者未必能及懼之者庶幾至焉是故堯舜以仁聖法天而桀紂以殘暴爲助

題神羊圖

堯之庭有神羊以觸不正者後人圖形像必使頭角怪異以表神聖物噫堯之羊亦由今之羊也但以上世淳朴未去故雖人與獸皆得相指令及淳朴消壞則羊有貪狠性人有刲割心有貪狠性則崇軒大厦不能駐其足矣有刲割心則雖邪與佞不敢舉其角矣是以堯之羊亦由今之羊也貪狠搖其至性刀几制其初心故不能觸阿諛矣

伊尹有言

唐虞氏以傳授得天下而猶用和仲稷卨以醞釀風俗堙洪水服四罪然後垂衣裳而已百姓飲食而已亦時之未漓非天獨生唐虞之能理也及商湯氏以鳴條誓放桀於南巢揖遜既異渾朴亦壞伊尹放太甲立太甲則臣下有權始於是矣而曰恥君之不及堯舜嗚呼商湯氏之取非唐虞氏之取也商湯氏之時非唐虞氏之時也商湯氏之百姓非唐虞氏之百姓也商湯氏之臣非唐虞氏之和仲稷卨也伊尹不恥其身不及和仲稷卨而恥君之不見堯舜在致君之誠則極矣而勵已之事何如耳惜哉

後雪賦

鄒生閱相如之詞呀然解頤曰善則善矣猶有所遺梁王屬酒盈卮惟生少思苟有獨見吾當考之生曰若夫瑩淨之姿輕明之質風雅交證方圓間出臣萬分之中無相如之言所見者藩溷槍吹腐敗掀空雪不歛片飄飄在中汚穢所宗馬牛所避下下高高雪爲之積至若漲鹽池之水屹銅山之巔觸類而生不可殫言臣所以惡其不擇地而下然後浼潔白之性焉梁王詠歎斯久撤去樽酒相如竦然再拜稽首若

臣所爲適彰孤陋敬服斯文請事良友

敘二狂生

禰正平阮嗣宗生於漢晉間其爲當時禮法家惋者多矣然二子豈天使爲之哉夫漢之衰也君若客旅臣若豹虎晉之弊也風流蘊藉雍容閒暇苟二子氣下於物則謂之非才氣高於人則謂之陵我是人難事也張口掉舌則謂之訕謗俛首避事則謂之詭隨是時難事也夫如是則漢之祚殲於外晉之祚縮於中故天必降變以應之二子應天變者也或號咷焉或慟哭焉斯甚於風雨雪霜已故泣軍門者謂遑遑而無主歎廣武者思沛上之英雄

吳宮遺事

越心未平而夫差有憂色一旦復築臺於姑蘇之左俾參政事者以聽百姓之疾苦焉以察四方之兵革焉一之日視之以伍員未三四級且奏曰王之民飢矣王之兵疲矣王之國危矣夫差不悅俾嚭以代焉畢九層而不奏且倡曰四國畏王百姓歌王彼員者欺王員曰彼徒欲其身之亟高固不暇爲王之視也亦不爲百姓謀也豈臣之欺乎王賜員死而嚭用事明年越入吳

本農

有覆於下者如天載於上者如地而百姓不之知有恩信及一物教化及一夫民則歸之其猶旱歲與豐年也豐年之民不知甘雨柔風之力不知生育長養之仁而曰我耕作以時倉廩以實旱歲之民則野枯苗縮然後決川以灌之是一川之仁深於四時也明矣所以鄭國哭子產三月而魯人不敬仲尼

讒書卷第一

校校菴本

丹商非不肖　英雄之言

聖人理亂　莊周氏弟子

雜說　龍之靈

子高之讓　蘇季子

惟嶽降神解　忠孝廉潔

疑鳳臺　說天雞

丹商非不肖

理天下者必曰陶唐氏必曰有虞氏嗣天下者必曰無若丹朱無若商均是唐虞爲聖君丹商爲不肖矣

天下知丹商之不肖而不知丹商之爲不肖不在於丹商也不知陶虞用丹商於不肖也夫陶唐之理大無不周幽無不照遠無不被苟不能肖其子而天下可以肖乎自家而國者又如是乎蓋陶唐欲推大器於公共故先以不肖之名廢之然後俾家不自我而家而子不自我而子不在丹商之肖與不肖矣不欲丹商之蒙不肖之名於後也其肖也我既廢之矣其不肖也不凌逼於人是陶虞之心示後代以公共仲尼不泄其旨者將以正陶虞之教耳而猶湯放桀武王伐紂焉

英雄之言

物之所以有韜晦者防乎盜也故人亦然夫盜亦人也冠屨焉衣服焉其所以異者退遜之心正廉之節不常其性耳視玉帛而取之者則曰牽於寒餓視家國而取之者則曰救彼塗炭牽我寒餓者無得而言矣救彼塗炭者則宜以百姓心爲心而西劉則曰居宜如是楚籍則曰可取而代意彼未必無退遜之心正廉之節蓋以視其靡曼驕崇然後生其謀耳爲英雄者猶若是況常人乎是以峻宇逸遊不爲人所窺者鮮也

聖人理亂

周公之生也天下理仲尼之生也天下亂周公聖人也仲尼亦聖人也豈聖人出天下有濟不濟者乎夫周公席文武之教居叔父之尊而天又以聖人之道屬之是位勝其道天下不得不理也仲尼之生也源流梗絕周室衰替而天以聖人之道屬於旅人是位不勝其道天下不得不亂也位勝其道者以之尊以之顯以之躋康莊以之致富壽位不勝其道者泣焉歎焉圍焉厄焉天所以遼周公於理也故相之於前窮仲尼於亂也故廟之於後

莊周氏弟子

莊周氏以其術大於楚魯之間聞者皆樂以從之而未有以嘗之一日無將特舉其族以學焉及其門而周戒之曰視物如傷者謂之仁極時而行者謂之義尊上愛下者謂之禮識機之變者謂之智風雨不渝者謂之信苟去是五者則吾之堂可躋室可窺矣無將跪而受其教一年二年而仁義喪三年四年而禮智薄五年六年而五常盡七年其骨肉雖土木之不如也周曰吾術盡于是無將以化其族其族聚而謀曰吾族儒也魯人以儒爲宗今周之教捨五常以成

其名棄骨肉而崇其術苟吾復從之殆絕人倫之法矣於是去無將而歸魯魯人聞者亦得以寢其志故周之著書擯斥儒學而儒者亦不願爲其弟子焉

雜說

珪璧之與瓦礫其爲等差不俟言而知之矣然珪璧者雖絲粟玷類人必見之以其爲有用之累也爲瓦礫者雖阜積甃盈人不疵其質者知其不能傷無用之性也是以有用者絲粟之過得以爲跡無用者具體之惡不以爲非亦猶鏡之於水水之於物也泓然而可以照鏡之於物亦照也二者以無情於外故委照者不疑其醜好焉不知水之性也柔而婉鏡之性也剛而健柔而婉者有時而動故委照者或搖蕩可移剛而健者非缺裂不能易其明故委照者亦得保其質

龍之靈

龍之所以能靈者水也涓然而取霈然而神天之於萬物必職於下以成功而龍之職水也不取於下則無以健其用不神於上則無以靈其職苟或涸一川然後潤下涸一澤然後濟物不惟濡及首尾利未及施而魚鼈已敝矣故龍之取也寡

子高之讓 原本闕翌鳳據唐文粹補

有挈其大而舉其高以授人者彼則曰隘矣哉挈而舉者曰以吾所得之廣大曾不若彼人之心又安可以施於彼乎於是退而悸慄不敢以所得爲有伯成子高讓禹者非所以小黃屋之尊也夫安九州之大據兆人之上身得意遂動適在我鮮有不以荒怠自放者子高且欲狹禹之心而謹其取也故讓之厥後有卑宮菲食之政

蘇季子 原闕

惟嶽降神解 原闕

大興孫星衍先生名松由丁未大興陽出去

詩書

疑鳳賦

秦穆公吹簫降蕭史於臺上後乘鳳凰而去名其地曰鳳臺吁神仙不可以伎致鳳凰不可以意求伎可致也則黃帝不當有崆峒之學意可求也則仲尼不當有不至之歎無知焉得志於逍遙間而秦漢之不可遂張鳳以神張臺以名然後絕其顧念之心今江漢間後有史之跡是曷歸要夫窟其所以得矣嗚呼上行下効信而有證故秦之道竟狃於無矣

惟岳降神解

出乎理女神也顯乎用女人也苟易其所則為怪妖非仲尼之所言也三百篇亦刪於仲尼而岳降甫不刪女豈仲尼之前則甚

事信仲尼之法則其事妖苟妖是則夔龍稷禹而下有相其君
補其主以致理世皆稱侔人人何有哉是必以國家興也聽於人
亡也聽於邪者中有時天下雖理詩人知周道已亡故晚其言以
垂文仲尼不刪去欲以顯詩人之旨苟不然則子不語怪出於聖
人也不出於聖人也未可知

此為象象闕
言上有父字

○ 象象言字 乃作只
○ 句上有闕字
也象作矣

忠孝廉潔原闕

疑鳳臺原闕

說天雞原闕狙氏子已下七十三字翌鳳據唐文粹補

狙氏子不得父術而得雞之性焉其畜養者冠距不舉毛羽不彰兀然若無飲啄意洎見敵則他雞之雄也伺晨則他雞之先也故謂之天雞狙氏死傳其術於子焉乃反先人之道非毛羽彩錯觜距銛利者不與其棲無復向時伺晨之儔見敵之勇裁冠俯步飲啄而已吁道之壞也有是夫

讒書卷第二　校枚菴本

讒書卷第三

屏賦　秦始皇意
婦人之仁　道不在人
市儺　君子之位
荆巫　蟋蟀詩
三閭大夫意　畏名
三叔碑　天機

屏賦

惟屏者何俾蕃侯家作道陘阨爲庭齒牙爾質旣然爾功奚取廹若蒙蔽屹非禆補主也物敵賓也如讐

賓主牆面職爾之由吳任太宰國始無人楚委靳尚
斥逐忠臣何反道而背德與枉理而全身爾之所憑
亦孔之醜列我門閫生我妍不既內外俱喪須是非
相糺屛尚如此人兮何知在其門兮惡直道處其位
兮無所施阮何情而泣路墨何事而悲絲麟兮何歎
鳳兮何爲吾所以悽惋者在斯

秦始皇意

秦法之於典墳其酷也甚矣由天文術數者則不與
焉而易復從而免噫術數者未易知而秦是以全易
者其有旨哉夫易肇於羲皇演於姬昌申於素王其
爲書則百家九流之先其造作者則百王之祖其理
則上下天地出沒鬼神有春秋焉有詩書禮樂焉開
闢以來舉一物而言皆貫之秦始皇通三聖之妙鍵
故假術以言亦將欲　聖人之旨乎以是亹亹無
道而至滅亾者豈天下欲秦見造化之心乎嗚呼言
之於三代已前秦則可以理遣言之於戰國之後秦
則爲我罪人

婦人之仁

漢祖得天下而良平之功不少焉吾觀留侯破家以
讐韓曲逆束身以歸漢則有爲之用先見之明又何

以加焉史遷則曰張良若女子而陳平美好是皆婦人之仁也外柔而內狡氣陰而志忍非狡與忍則無以成大名無他柔弱之理然也嗚呼用其似婦人女子者猶若是況眞用婦人之言哉不得不畏

道不在人

道所以達天下亦所以窮天下雖昆蟲草木皆被之矣故天知道不能自作然後授之以時時也者機也在天爲四氣在地爲五行在人爲寵辱憂懼通阨之數故窮不可以去道文王拘也王於周道不可以無時仲尼毀也垂其教彼聖人者豈違道而戾物乎在乎時與不與耳是以道爲人困而時奪天功衞鶴得而乘軒魯麟失而傷足

市儺

儺之爲名著於時令矣自宮禁至於下俚皆得以逐災邪而驅疫癘故都會惡少年則以是時鳥獸其形容皮革其面目丐乞於市肆間乃有以金帛應之者吁是雖假鳥獸以爲名其固爲人矣復安有爲人者則不得人之金帛爲鳥獸者則可以得人之金帛乎豈以鳥獸無知而假之則不愧也以人則識廉恥而取之則愧焉嗚呼

君子之位

祿於道任於位權也食於智爵於用職也祿不在道任不在位雖聖人不能闡至明智不得食用不及爵雖忠烈不能蹈湯火先生所以張軒冕之位者行其道耳不以爲貴大舜不得位則歷山一耕夫耳不聞耕夫能翦四凶而進八元呂望不得位則棘津一窮叟耳不聞一窮叟能取獨夫而王周業故勇可持虎虎不至則不如怯力能扛鼎鼎不見則不如羸噫栖栖而死者何人養浩然之氣者誰氏

荆巫

楚荆人淫祀者舊矣有巫頗聞於鄉閭其初爲人祀也筵席尋常歌迎舞將祈疾者健起祈歲者豐穰其後爲人祈也羊豬鮮肥清酤滿卮祈疾者得死祈歲者得饑里人忿焉而思之未得適有言者曰吾昔游其家也其家無甚累故爲人祀誠必罄乎中而福亦應乎外其胙必散之其後男女蕃息焉衣食廣大焉故爲人祀誠不得罄於中而神亦不歆乎其外其胙且入其家是人非前聖而後愚蓋牽於心不暇及人耳以一巫用心尚爾況異於是者乎

蟋蟀詩原本有闕文翌鳳據唐音統籤補全

頑颸斃芳吹愁夕長屑戍有動歌離弔夢如訴如言
緒引虛寬周榻伺隙繁咽賁緣范睡蟬老冠裳緌好
不冠不緌爾奚以悲蚊蚋有毒食人肌肉蒼蠅多端
黑白偷安爾也出處物兮莫累壞舍啼衰虛堂泣曙
勿狗喧譁鼠豈無牙勿學萋菲垣亦有耳危條槁飛
抱恨咿咿別帳釭冷柔魂不定美人在何夜影流波
爲予佇立徘徊思多

三閭大夫意

原出自楚而又仕懷王朝雖放逐江湖間未必有腹
江湖意及發憔悴述離騷非所以顧望逗留抑由禮
樂去楚不得不悲吟歎息夫禮樂不在朝廷則在山
野苟有合乎道者則楚之政未亾楚之靈未去原在
朝有秉忠履直之過是上無禮矣在野有揚波歠醨
之歎是下無禮矣朝無禮樂則證諸野野無禮樂則
楚之政不歸楚之靈不食原忠臣也楚存與存楚亾
與亾於是乎宛非所怨時也嗚呼

畏名

瞭者何瞍者語於暗其闢是非正典替雖君臣父子
之間未嘗以牆壁爲慮一童子進燭則瞍者猶舊而
瞭者噤不得呻豈其人心有異同葢牽乎視瞻故也

是以退幽谷則思行道入朝市則未有不畏人吁

三叔碑

肉以視物者猛獸也竊人之財者盜也一夫奮則獸佚一犬吠則盜奔非其力之不任惡夫機在後也當周公攝政時三叔流謗故辟之囚之黜之然後以相孺子（淮召公不悅則引商之卿佐以告之在周書君奭篇）彼三叔者固不知公之志矣而召公豈亦不知乎苟不知則三叔可殺而召公不可殺乎是周公之心可疑矣向非三叔則成王不得爲天子周公不得爲聖人愚美夫三叔之機在前也故碑

天機

善而福不善而災天之道也用則行不用則否人之道也天道之反有水旱殘賊之事人道之反有詭譎權詐之事是入者謂之機也機者蓋天道人道一變耳非所以悠久也苟天無機也則當善而福不善而災又安得飢夷齊而飽盜跖苟人無機也則當用則行不用則否又何必拜陽貨而刼衛使是聖人之變合於其天者不得已而有也故曰機